

#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（风靡全球的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作者埃莱娜·费兰特全新小说，用残忍的谎言获得自我解放的青春寓言）（埃莱娜·费兰特作品系列）

作者：埃莱娜·费兰特

## 版权信息

成年人的谎言生活

作者：（意）埃莱娜·费兰特

译者：陈英 张燕燕

目录  
[版权信息](#)  
[第一章](#)  
[第二章](#)  
[第三章](#)  
[第四章](#)  
[第五章](#)  
[第六章](#)  
[第七章](#)

# 第一章

-1-

我父亲在离开家两年前，对我母亲说我很丑。当时他们在婚后买的房子里，那是那不勒斯上城，圣贾科莫牧羊山上。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沉，当时所有一切——二月寒冷的天气、蓝色天光下的城区，父亲说的每个字都原封不动地留在我心里。但我溜走了，到现在我还在继续远离。这些文字试图讲述我的故事，但实际上它们什么都不是，字里行间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，没什么真正的开始，也没有真正的完成：只有一团乱麻，没有任何人，就连正在写下这些文字的人，也不知道是否抓住了主线，或者说，那只是一种纷乱痛苦，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。

-2-

我很爱我父亲。他一直都很温和，他身材消瘦，显得节制得体，他身上的衣服总是显得很宽松，好像大一个码，但在我眼里，这让他无与伦比，非常优雅。他面孔俊朗，眼窝很深，睫毛很长，鼻子挺拔完美，嘴唇丰满，脸上的线条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地方。在我面前，他总是很愉快，他一直在读书，他把自己关进书房之前，不管心情如何，不管我状态怎么样，他总是逗我开心。他特别喜欢我的头发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赞美我的头发的呢？我现在很难说清楚，可能我当时只有两三岁。在我小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对话：

“多漂亮的头发啊！发质真好，油亮油亮的，送给我好吗？”

“不给，这是我的头发。”

“别这么小气嘛！”

“你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借给你。”

“好呀！反正我不会还给你了。”

“你自己有头发啊！”

“那是从你那儿偷的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，你骗人！”

“不信你检查一下，你的头发太好看了，是我偷你的。”

我会检查自己的头发，那也只是为了好玩儿，我知道他绝不会偷我的头发。我哈哈大笑起来，很快乐，我和父亲在一起远比和母亲在一起开心。父亲总是想要我身上的某样东西：耳朵、鼻子、下巴，他说它们太完美了，他太喜欢了。我特别爱听他的语气，这不断向我证明，他是多么离不开我。

当然，父亲不是对谁都这样。有时遇到一些事情，他也会很激动，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他振振有词，长篇大论一通；有时他也会简明扼要讲一些短句，一针见血，让人无力反驳。这两个父亲和我爱的父亲不一样，我到七八岁才发现了这种差别。那时，父亲的朋友和熟人会来家里做客，他们会激动地谈论一些我一点也不懂的问题，讨论通常很激烈。我会和母亲待在厨房里，很少注意在几米之外的他们争执得有多激烈。但有时母亲也要忙自己的事情，她会把房门关起来，我就一个人待在走廊里玩儿，或者看书。我父亲博览群书，母亲也一样，我也想像他们一样。我不会留心听他们讨论的事情，只有当他们突然安静下来，我父亲慷慨陈词，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陌生，我才会放下手中的书或玩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盼着聚会快点结束，我想知道讨论结束后，父亲会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，语气又会温柔有爱。

在他说出我很丑这句话之前，那个晚上，他刚得知我在学校成绩退步了。这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我就一直成绩优异，只是最近两个月我的状态直线下降。我父母特别在意

我在学校的成绩，尤其是我母亲，一看到我糟糕的分数，她马上就警惕起来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得认真学习才行啊。”

“我学了呀。”

“那怎么考成这样呢？”

“有些东西记得住，有些东西我记不住。”

“那你就认真学，直到全都记住为止。”

其实我已经竭尽全力在学习了，结果还是不尽人意。那天下午，我母亲去和我的任课老师谈了，结果怏怏不乐地回来，她没有责怪我，我父母从不会责怪我。她只说了一句：“对你最不满意的是数学老师。但她说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还是可以学好的。”说完她就进厨房做晚饭去了，这时我父亲回来了。我在自己的房里，听见母亲在跟父亲讲老师对我的抱怨，我知道，为了帮我开脱，母亲说我刚进入青春期，状态有些不稳定，这很正常。而我父亲打断她，用一种很陌生的语气，甚至还用了在我们家里严禁使用的方言，脱口而出说：

“关青春期什么事，她跟维多利亚越来越像了。”

我觉得如果他慎重考虑一下，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假如他知道我在偷听，他一定不会用那种语气，这和他平常轻松幽默的语气差别太大了。他俩都以为我房门紧闭着，因为我总是会关上房门，但他们没察觉到，那天我母亲离开我房间时没关门。就这样，在我十二岁那年，我从父亲故意压低的声音中得知：我越来越像他妹妹了，从我记事起就听他多次谈起那个又丑又坏的女人。

这时可能会有人站出来反驳：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你父亲并没有明确地说：乔瓦娜很丑。事情确实是这样，他生性不会说出那么直接粗暴的话。但当时我处于很脆弱的时期，我来月经已经快一年了，胸部发育越来越明显，这让我很难为情。我担心自己身上散发出异味，所以不断清洗身体。晚上我总是很不情愿地睡去，早上垂头丧气地醒来。那段时间我唯一确定的是：父亲喜欢我的一切。这也是唯一能带给我安慰的事。所以，他把我和姑姑相提并论，这比他直接说“乔瓦娜以前很漂亮，但现在变丑了”更糟糕。在我家维多利亚就像一头怪兽，这个名字会玷污和腐蚀所有相关的人。我对她所知甚少，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寥寥无几，关键在于，我每次见到她总是感到厌烦和恐惧。并不是她这个人让我反感和恐惧，其实我对她没多少印象，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我父母谈及她时传递出的情绪。我父亲谈起他妹妹时很隐晦，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不但玷污了自己的声誉，也玷污了所有相关的人的声誉。而我母亲呢，她对维多利亚只字不提，甚至还会在丈夫滔滔不绝发泄对妹妹的不满时打断他，想让他别说了。好像母亲也特别怕她，好像无论姑姑在哪里，她都能听到我父亲的坏话，无论道路多么漫长险峻，她也会像老鹰一样，飞到圣贾科莫牧羊山，会把医院所有疾病带在身上，一下子飞到我们家里，进入七楼房子里，她黑色的眼睛发出闪电，会把家里的家具劈个稀巴烂。谁要是敢反抗，她就扇谁耳光。

当然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种抵触情绪背后一定有些恩恩怨怨，但那时我对家里的事情不太了解，尤其是我并没把那个可怕的姑姑当作家里的一员。她就是我童年的噩梦，一个干巴巴的身影，像被魔鬼附身了，是夜幕降临时潜伏在阴暗角落里的可怕影子。没有任何征兆，我忽然跟她长得很像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像她吗？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漂亮，因为父亲一直在夸奖我，我以为我会永远这么美。因为他的赞美，我以为自己拥有一头漂亮无比的头发；因为他对我的宠爱，我以为自己一直很可爱；我习惯了他的赞美，也确信他说的是真的。现在我父母忽然对我很不满，这让我备受煎熬，是不是他们的不满给我带来了负面影响，让一切变得黯淡？

我在等着我母亲说话，但她的反应并没给我带来一丝安慰。虽然她很讨厌父亲的所有亲戚，她憎恶这个

小姑子，就像讨厌一只趴在她腿上的蜥蜴。但她并没大声反驳：你疯了吗？我女儿和你妹妹哪里像啦？她只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你说什么，才不是呢。”我愣在那里，赶紧跑去把房门关上，不愿听接下来的话。我默默啜泣，直到父亲过来叫我，我才停止哭泣。这时他像往常一样，用好听的声音说：“晚饭好啦。”

我两眼通红地走进了厨房，我盯着餐盘，他们给我提了一大堆有用的建议，教我如何提高学习成绩，我默默忍受着。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假装学习，他们在电视机前坐下了。我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，丝毫没有减轻的意思。我父亲为什么说出了那句话，我母亲为什么没有竭力反驳他？他们的表现究竟是出于对我分数的不满，还是和学校没关系，只是源于早已潜伏在他们内心的忧虑？尤其是我父亲，他说出那句过分的话，难道就因为我的成绩让他一时不快？还是他犀利的目光已经洞察了一切？他早已看到了我糟糕的未来？也就是说，我已经一步一步开始走向堕落，他觉得很难过，却不知道如何是好？我一整晚都很难过，第二天早晨我确信：如果我要拯救自己，就得亲眼看看那个叫维多利亚的姑姑到底长什么样。

-3-

但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。在那不勒斯这座城市，许多大家庭把很多人连接在一起，即使是尖锐的矛盾和争吵也很难彻底断绝彼此的联系。而我父亲恰恰相反，他完全独立地生活在这座城市，就好像没有任何近亲，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。因此我只和外公外婆还有一个舅舅有来往。母亲那边的亲戚一直对我很好，会送我很多礼物，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。但外公外婆去世了，舅舅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，一切就变了。外公先走了，后来是外婆，他们的突然离世让我很不安，我母亲哭得很伤心，像一个受伤的小女孩。而我父亲那边的亲戚，我基本上都不认识，他们出现的场合屈指可数，要么是婚礼，要么是葬礼，总是表面上的接触。我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，向爷爷问好，亲亲你的姑姑，这让我很不自在。对于这些亲戚，我一直都没什么兴趣，另一个原因是，在那些聚会结束后，我父母的心情通常很不好。他们会很快把这事儿忘掉，基本不会再提起，就好像只是尽义务，参加了一场很没意义的聚会。

如果说母亲那边的亲戚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，那地方还拥有一个诱人的名字——博物馆，他们是住在博物馆旁边的外公外婆；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就住在一个没名字、不确定的空间里。我只确定一点：如果要去拜访他们，就要不断往下走，走到最下面，一直到那不勒斯的最底部，而且旅途特别漫长，以至于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。有很长时间，我真以为是这样。我们家住在那不勒斯最高处，不论去哪里都得往下走。我父母只愿意下到沃美罗区，最多下到博物馆那里，也就是外公外婆家。他们的朋友大多住在苏阿雷兹大街、艺术家广场、卢卡·乔尔达诺街、斯卡尔拉蒂街和奇马罗萨街这些地方。这些街道我都很熟悉，因为我也有很多同学住在那里。更何况，这些街道都通向浮罗里迪阿娜公园，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，自我出生起，我母亲就爱把我带到那儿去透气、晒太阳，我和童年的两个好朋友——安吉拉和伊达在那儿度过了很多好时光，玩得很开心。经过这草木葱郁、花团锦簇、人们举止优雅、欢声笑语、能看见大海的地方，我们才真正开始下坡，我父母很讨厌去下城。因为工作或购物，尤其是我父亲要做研究，与人见面，开研讨会，他们每天都得下山，大多时候乘坐缆车，坐到齐亚雅、托雷多，然后又转乘到平民广场、国家图书馆、阿尔巴城门、温达耶里大道，最远会到查理三世广场，那是我母亲教书的地方。其实这些地名我也很熟悉，我经常听父母说起。但他们不经常带我出去，所以那些地方并没有让我得到什么乐趣。沃美罗以外的地方，我就没那么熟悉了，越往平地走，我就越觉得陌生。因此我父亲的亲戚居住的地方，对我而言自然是很荒芜、有待探索的地方。在我眼里，这些地方不仅没有名字，也很难抵达。每次要去那些地方时，我父母一改通常活力四射、兴致勃勃的样子，他们会看起来很疲惫、分外焦灼。虽然那时我还小，但那种紧张感，他们之间的谈话都让我印象很深刻。

“安德烈！”我母亲发出微弱的呼喊，“快穿衣服，我们得走了。”

但我父亲岿然不动，还在继续读书，用铅笔在书上勾勾画画，记笔记。

“安德烈，我们要迟到了，大家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你收拾好啦？”

“我好了。”

“女儿呢？”

“也收拾好了。”

这时我父亲才放下书本，笔记本摊开放在写字台上，他穿上一件干净衬衫，套上外套。但他沉默不语，绷着脸，仿佛在心里默念为那场无法逃避的聚会准备的台词。而我母亲呢，其实她压根儿没准备好，她一个劲儿检查我们一家人的仪表，好像只有穿上得体的衣服，才能保证我们一家三口安然无恙回家。总之，每到这种场合，他们很明显会小心提防那个地方和那些人。为了不让我受到影响，他们从没对我说过什么，但我能感受到一种反常的焦虑。我可以肯定，这种焦虑真实存在，那可能是我快乐童年里唯一痛苦的记忆。我最怕听到他们类似下面的对话，尤其是用一种含糊的、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的意大利语说出来：

“千万记住，如果维多利亚说了什么，你就假装没听见。”

“你是说，如果她胡说八道，我就不吭声？”

“是的，你要记得，乔瓦娜在跟前呢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呀。也不用太费劲，我们待半小时就回家。”

我几乎一点儿也不记得那些家庭聚会了，只记得闷热的天气、嘈杂声、漫不经心的吻面礼、方言的声音，可能因为害怕，我觉得大家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在那些年里，那种气氛让我确信，我父亲的亲戚就是一种潜在威胁。虽然我很难明白危险在哪里，但我感觉他们都很不得体，让人讨厌，尤其是维多利亚姑姑，一个最阴险、最没规矩的人。他们住的地方也很危险吗？是只有维多利亚姑姑危险，还是我的爷爷奶奶、伯伯婶婶、兄弟姐妹都很危险呢？看来唯一知情的只有我父母了，现在我迫切想知道我姑姑长什么样，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得问问他们才能知道。可即便我问他们，我又能听到什么回答呢？他们会不会婉言拒绝我？你想看你姑姑？你想去找她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或者他们会不会有所警惕，从此不再提起她？所以我想，我可以先找一张她的照片看看。

-4-

一天下午，我趁父母不在，溜进了他们的卧室，在我母亲存放相册的柜子里翻找，那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我们一家人的照片。我平时经常翻看那些照片，我对那些相册记忆深刻：相册记录的主要是他们的故事，还有我十三年的成长历程。我还知道，在那一堆照片中，有我外公外婆的很多照片，我父亲那边亲戚的照片却少之又少，尤其是在那仅有的几张照片中，都看不到维多利亚姑姑。但我记得，在柜子的某个角落里有个旧铁匣子，里面杂乱地放着一些照片，都是我父母认识之前的照片。以前我没怎么留意过那堆照片，只是偶尔和我母亲一起翻看，我希望能在里面找到姑姑的照片。

我在柜子最里面找到了那个匣子，但在看匣子里的照片之前，我决定先仔仔细细看一遍刚才那些相册。我看到了记录父母恋爱时光的照片；俩人婚礼现场的照片，这对新人板着脸，站在宴会中央，参加婚礼的宾客很少；然后是俩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；最后是他们的女儿，也就是我的照片，从出生到现在，拍的照片不计其数。我的目光停留在他们婚礼的照片上，我父亲当时穿着一件深色西装，衣服皱巴巴的，在每张照片中，他都眉头紧锁；我母亲站在他旁边，没穿婚纱，而是穿着一套米色套装，头戴一样颜色的头纱，隐约流露出激动的表情。在座的大约三十几个宾客中，我认出来几个人，他们是父母在沃美罗区结交的、至今依然有来往的人，还有一些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，比如住在博物馆附近、和蔼可亲的外公外婆。我看了又看，找了又找，希望在背景中找到一个让我觉得像是维多利亚的女人，我对她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，但最后我还是没找到。于是我又去翻那个匣子，经过多番尝试，我终于把它打开了。

我把匣子里的东西倒在床上，那全是黑白老照片。那些记录他们各自青春的照片混杂在一起：我母亲神情欢愉，有和同学的合照，有和同龄好友的合照，有的是在海边拍的，有的是在路边拍的，她穿着整

洁、举止优雅；而我父亲看起来却深沉又孤单，他从没有度假的照片，总是穿着膝盖鼓包的裤子，还有袖子过短的外套。他们俩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照片分别装在两个信封里，一个信封里是母亲和她的亲戚，另一个信封里是父亲和他的亲戚。我心想：在我父亲那个信封里，肯定有我姑姑的照片。于是我一张张地翻看，其实总共也就二十来张照片，在大部分照片里，我父亲站在他父母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亲戚身边，那是他童年、少年时的样子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其中有三四张照片，照片里我父亲身旁是用黑笔涂掉的墨块。我一下子就明白，那些勾勒得很细致的长方形墨块是他一气之下涂的，这里肯定有什么隐情。我都能想象他当时是怎么做的，他用书桌上的直尺把照片上的人像圈起来，然后用马克笔小心翼翼地涂抹，生怕超越划定的边界。这是一件多么耗费耐心的事啊！我很确信：墨块下掩盖的就是维多利亚姑姑。

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在厨房里找了把小刀，想轻轻刮掉我父亲涂抹的地方。但我很快就发现，这样只会把相纸下面白纸刮出来。我很不安地停手了，我清楚意识到，我这么做，会违背父亲的意愿，这些举动可能会让他越来越不爱我，我非常害怕。当我在信封底部找到另一张照片时，我觉得更不安了。照片中的父亲既不是孩童也不是少年，而是一个面带微笑的青年，这很罕见。他侧身站着，眼里露出欣悦的神情，咧开嘴微笑着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，但他的笑容没冲着任何人，在他旁边有两个轮廓清晰的长方形墨块，那是一个温情的时刻，可能后来他生气了，把他妹妹和另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照片涂抹掉了。

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我父亲站在路边，穿着短袖格子衬衫，当时应该正值夏季。在他背后是一家商店入口，招牌只看得见“店”字，商店有个橱窗，但看不清里面展示着什么。在涂掉的人旁边有一根白净的柱子，柱子上有几个长长的人影，轮廓清晰，其中一个很显然是女人的身影。虽然我父亲试图遮盖他身旁的人，但人行道上留下了他们的影子。

我又试着慢慢刮去长方形墨迹，我发现刮掉黑色的部分，下面是白相纸，我停下了动作。我等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开始。我轻轻刮着，在寂静无声的家里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呼吸。我刮啊刮，直到在本该是维多利亚姑姑头部的的位置，隐约看见一个黑点，我才彻底停下来。我不知道那是马克笔的墨迹，还是姑姑的嘴唇。

-5-

我把照片都放好，一想到我和被父亲涂抹掉的妹妹很像，我就不寒而栗。我变得越来越心不在焉了，对上学很抗拒，这让我很忧虑。我也很想变回几个月前乖孩子模样，讨爸妈的喜欢，我甚至想：如果能又考取高分，我就会又变漂亮，性格也会好起来。但我做不到，我在课堂上经常分心，在家整天照镜子，这变成了一种执念。我想知道，姑姑是不是真的会从我身体里冒出来，可我又不知道她长什么样，所以只能在自己每个细小的变化中寻找她的痕迹。就这样，我之前不曾留意的一些细节突然变得格外明显：浓密的眉毛、黯淡的棕色小眼睛、高得出奇的前额、贴在脑袋上的细软头发——我一点儿也不好看，或许不像以前那么好看了——耳朵很大，耳垂很厚，短短的上嘴唇上还长着烦人的汗毛，下嘴唇很厚，牙齿稚嫩得就像乳牙一般，尖尖的下巴和鼻子。啊，鼻子很长，就好像要伸向镜面一样，鼻头也越来越大，鼻梁和鼻翼下的鼻孔像两个阴暗的山洞。这已经是维多利亚姑姑的面部特征了吗？或者仅仅是我自己的样子？我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？我又长又细的脖子像蜘蛛丝一样，好像随时都会断掉，我瘦骨嶙峋的肩膀，还有不断鼓起来、长着黑色乳头的胸脯，我干巴巴的腿长得不成比例，胯部很高。这就是我的身体，是我自己的样子？还是要成为姑姑——那个可怕的女人之前的模样？

我一边看着自己，一边暗暗观察我父母。我多么幸运啊！不会有比他们更好的父母了。他们都很好看，他们相濡以沫，俩人很年轻就在一起。关于父母的故事，我知道得不太多，都是从他们那儿听来的。我父亲讲过去的事儿，语气总是风趣而克制，我母亲总是满怀深情地回忆过去。他俩喜欢相互照顾，相互扶持，他们很早就结婚了，但比较晚才决定生孩子。我母亲三十岁、我父亲三十二岁时，我才出生。我母亲怀我时，他们有各种忧虑，我母亲说起这事时会很大声，我父亲像自言自语。怀孕过程很痛苦，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那天，我母亲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分娩过程，生下了我。之后两年，事实证明，我的降临让父母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。我父亲是城里有名的知识分子，他在那不勒斯最有名的高中教历史和哲

学，平时教学孜孜不倦，深受学生爱戴，通常从早到晚都在学校里忙活，但为生活所迫，也开始私下为人补课。而我母亲在查理三世广场一所高中里担任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，平时也会为出版社修订爱情小说的稿子。她因为我没日没夜地哭、身上出疹子、肚子疼、任性哭闹而焦虑不安。她产后抑郁了很久，自那以后，她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老师和漫不经心的改稿员。这就是我一生下来就给父母带来的麻烦。还好后来我长成了一个安静乖巧的女孩，他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。他们费尽心力地呵护我，徒然想让我躲过这个世界的恶。那个阶段终于结束了，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，但依然把对我的关爱放在第一位，同时也能兼顾自己的事情，父亲重新开始学习，母亲又开始认真对待工作。所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他们都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们。我觉得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，我母亲是个知书达礼的女人，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，他们是仅有的两个清晰的形象。

我却属于混乱的那一部分。在很多时候，我都会幻想父亲和他妹妹在我体内展开一场恶战，我希望我父亲能赢。当然会是这样，我想，在我出生时，维多利亚姑姑占过上风，毕竟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确实是个令人讨厌的小孩。我宽慰自己说，但后来我变得乖巧懂事，这证明可以把她从体内赶走。我尽量平静下来，为了让自己坚强起来，我努力在自己身上寻找父母的痕迹。但那天晚上，在上床睡觉前，我坐在镜子前把自己看了无数遍，我感觉，我很久之前就已经把他们弄丢了。我本该拥有一张兼有父母优点的脸，然而这张脸却越来越像维多利亚了。我本该拥有幸福的生活，但不幸的时光已经开始了，我再也不能像父母之前和现在那样，拥有快乐和幸福了。

-6-

后来，我试着通过我的两个好朋友——安吉拉和伊达，她们是两姐妹，也是我最信任的好朋友——了解我是不是真的变丑了，尤其是安吉拉，她和我一般大（伊达比我们小两岁），我想知道，她是不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我需要通过别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，我觉得她们会说真话。我们的父母是十几年的老朋友，一直以来，他们的立场都很一致，教育我们成长的方式也基本一样。要知道，我们三个女孩都没受过洗礼，都不会祷告；我们很早就通过图画书、动画教学视频了解了我们的身体构造，我们都知道，要为生为女孩而自豪；我们仨都是五岁上学，而不是六岁；我们仨一直都很懂事；我们脑子里都记着一大堆有用的告诫，让我们可以躲过那不勒斯、还有整个世界的陷阱和圈套；我们有什么疑问或好奇，随时可以问父母；我们都读了很多书；尽管我们和同龄人都受到同样老师的引导，但我们对他们的消费观和品位却嗤之以鼻；我们对音乐、电影、电视节目、歌手和演员也比较了解，我们也想成为有名的演员，拥有帅气的男朋友，和他们充满激情地相爱。当然了，我和安吉拉关系更亲密一些，因为伊达年纪小一点，但伊达也经常让我们惊讶，她读的书比我们还多，她还会写诗，写小说。在我记忆里，我们从来没闹过别扭，即使是出现不合，我们也能敞开心扉，化解矛盾，和好如初。因此我把她们当成最可靠的见证人，有几次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她们对我的看法。但她们没说什么让我不舒服的话，反而夸赞了我一番。在我眼里，她们越来越漂亮了，她们俩身材很匀称，就像精雕细琢过的，一见她们，我就迫切想感受她们的温度，想拥抱亲吻她们，好像要和她们融为一体。一天晚上，我很沮丧，她们和父母一起到圣贾科莫山上来和我们吃晚饭，事情变得复杂起来。我没什么兴致，我觉得自己和周围的氛围格格不入，我又瘦又高、面色苍白，言行举止粗鲁，因此即便他们无心说出来的话，我也会认为是含沙射影。比如，伊达指着我的鞋问：

“这是刚买的新鞋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穿了好久了。”

“哦，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如果你现在突然注意到我的鞋子，那就证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是我的腿太瘦了吗？”

我们继续这样交谈了一会儿，她们向我保证，她们说的是实话。我从她们的保证中努力揣摩她们的意图，想知道她们到底是在讲真话，还是通过一种礼貌的方式，掩盖我给她们留下的坏印象。我母亲用有些虚弱的语气说：“乔瓦娜，别再这样，你的腿不瘦。”我感到很羞愧，马上就闭嘴了。这时，安吉拉和伊达的母亲科斯坦扎又补了一句：“你的脚踝真漂亮！”她们的父亲马里安诺一边笑，一边大声说：“真是一对完美的火腿，和土豆一起放进烤箱里烤，一定超美味！”他没有马上停下来，还在继续开我玩笑，取笑我，他觉得自己是那种在葬礼上也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。

“今晚这孩子到底怎么啦？”

我摇摇头，表示自己没什么。我想冲他微笑，但我做不到，马里安诺逗乐的方式让我很烦。

“你的头发可真漂亮，像什么呢？高粱须！”

我再次摇摇头，这次我无法隐藏自己的恼怒，我心想，他真把我当成六岁小孩了。

“亲爱的，这是在夸你呢：高粱是一种胖乎乎、有点儿绿、有点儿红、又有点儿黑的植物。”

我忍不住生气地说：

“我不胖、不红也不绿，更不黑！”

他有些不安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而露出笑容，问他两个女儿：

“今晚乔瓦娜怎么这么愠怒呀？”

我更生气了，说：

“我不愠怒。”

“愠怒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只是说明一种心情。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我不说话。他又转向俩女儿，故作沮丧地说：

“她不知道。伊达，你来告诉她。”

伊达不情愿地说：

“就是脸拉得很长，他也经常这么说我。”

马里安诺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他和我父亲在大学时就认识了，他们俩一直都没断联系，所以他一直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他身体有点儿笨重，秃顶，长着一双天蓝色的眼睛，从我小时候起，他惨白微肿的脸就让我印象深刻。他经常来我家做客，他出现在我们家里，总是会和我父亲畅谈许久，每句话里都带着刻薄和不满，这让我很烦。他在大学教历史，长期给那不勒斯一家有名的杂志社撰稿。他会和我父亲聊很久，聊的内容我们三个小孩基本听不懂，我们一直觉得，他们承担着难度很大的任务，需要不断学习，保持专注才能完成。但马里安诺不像我父亲那样没日没夜地学习，他还会高声咒骂那些妨碍他们工作的人：那不勒斯、罗马和其他城市的很多敌人。虽然当时安吉拉、伊达和我还没有自己的立场，但我们都倾向于站在自己父母那一边，反对对他们不利的人。但说到底，在他们交谈时，从小我们最感兴趣的只是从马里安诺嘴里蹦出来的粗话，他总用方言抨击当时的名流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大人不准我们仨（尤其是我）说脏话，我父母不允许我说那不勒斯方言，哪怕是一个词也不能说。可这个规矩有什么用呢？父母本来就不会对我们做过多限制，就算禁止我们做某些事情，也会很宽容。所以暗地里，我们经常小声模仿马里安诺的话，反复说那些敌人的姓名，同时还夹带一些我们听到的粗话和外号。安吉拉和伊达觉得父亲的话既好玩又有趣，而我却不自觉地认为，这些脏话说明马里安诺很粗野。

在他的玩笑话里，难道不是一直包含着恶意吗？那天晚上，他说的话没有带恶意吗？我当时真的很愤怒？我的脸拉得很长很难看？我像一棵高粱？马里安诺只是在开玩笑，还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了残忍的事实？我们坐在桌子前吃饭，大人开始了无聊的对话，聊某个朋友快要搬到罗马去了；我们三个小孩提不起兴趣，都沉默无言，只希望这顿晚餐赶紧结束，好躲到我的房间里去。整个晚上，我都觉得我父亲没有笑，母亲笑得很勉强，马里安诺频繁哈哈大笑，他妻子科斯坦扎虽然笑得不多，但都发自内心。或许，我父母不像安吉拉和伊达的父母那么开心吧，我让他们难过了。他们的朋友对两个女儿很满意，而我父母对我很失望。我很愤怒，愤怒，愤怒，只要一看见我坐在桌边，他们就高兴不起来。我母亲看起来真严肃，而安吉拉和伊达的母亲看起来多漂亮、多高兴啊。那时我父亲正在给她斟酒，礼貌而又不失分寸地和她交谈。科斯坦扎家境富裕，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现在是个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老师。她非常优雅，我甚至觉得，我母亲都在偷偷学着她穿衣打扮，我也会不自觉地模仿她。这个女人怎么会选马里安诺这么个男人来当丈夫呢？她衣服上的装饰亮晶晶的，颜色很衬托她的气质，让我挪不开眼。前一夜我还梦见她了，她像猫一样，用舌尖温柔地舔着我的耳朵，这个梦给了我一点安慰，身体的舒适感让我醒来时很安心。

一起吃晚饭时，我就坐在她旁边，我希望她对我的正面影响能把她丈夫的蠢话从我脑子里赶走。可是那些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，刺激着我的神经——我的头发让我看起来像一根高粱、愤怒的脸……我想对安吉拉耳语，说些脏话来调整自己的心情，但同时我又很难受。我们刚吃完甜点就抛下闲聊的父母，跑进了我的房间。在房间里，我直截了当问伊达：

“我的脸很难看吗？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我变丑了？”

她们面面相觑，异口同声回答说：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你们说实话。”

我察觉到她们有些迟疑，过了一会儿，安吉拉才说：

“有一点点，但不是外表在变丑。”

“从外表上看，你很漂亮，”伊达又强调一遍，“你只是因为忧愁，显得有点儿难看。”

安吉拉一边吻我，一边安慰我说：

“我也经常这样：我一发愁就会变丑，过去就没事儿啦。”

-7-

忧虑和变丑之间的关系，出乎预料地让我感到一丝安慰。人会因为焦虑而变丑。安吉拉和伊达是这么说的，只要焦虑没了，你就会重新变美啦。我很想相信她们的话，努力回到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强行让自己开心，但这不奏效，我脑子里总会突然乱起来，那股执念又涌上心头。我内心对一切都产生了敌意，很难用虚假的善意抑制下去。我很快就明白，那些担忧不是临时的，或许那根本就不是担忧，而是渗透到血液里的坏脾气。

在这一点上，安吉拉和伊达并没有骗我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撒谎，她们一定没对我说谎。她们之所以这么说，可能是因为她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很可能是马里安诺之前说过类似的话，让她们平静下来了，因为我们脑子里装着很多从父母那儿听来的观点。可毕竟安吉拉和伊达不是我。她们家没有一个像维多利亚那样的姑姑，她俩的父亲也没有说她们长得越来越像姑姑了。一天早晨在学校里，我猛然感觉，我没法再回到以前我父母喜欢的样子了。残酷的马里安诺可能已经察觉到这一点了，我的朋友也会丢下我，去寻找更适合她们的人，我会变得孤孤单单。

我无比沮丧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痛苦席卷而来，我不断在双腿之间摩擦，用快感消除我的痛苦，这能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成年人的谎言生活》埃莱娜·费兰特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60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